

# 典藏

ARTCO CHINA

## 读 天 下

2018.02 今艺术

情 × 画

阿布拉莫维奇&乌雷  
安妮·莱博维茨 | 荒木经惟 | 任航



ISSN 2095-2112



国内刊号：CN22-1401/G2  
邮发代号：28-439  
RMB 38.00





林延，《时差》，2017，宣纸，墨和棉线，57×83×8cm（©2017 林延，图片提供：否画廊）

## 拓印时间：林延的虚实“门道”

文 | 冯塬雅

艺术家林延在纽约否画廊的新展览“门道”中以宣纸拓印的手法，将画廊——一座布鲁克林公寓的二楼展览空间——描摹了一遍。从门户、壁炉到暖气片甚至是一堵墙，公寓的建筑结构和细节被复制并与之并列。作品仿佛公寓的影子，又像建筑灵魂出窍，将展览空间化作一个虚虚实实的影翳世界。

展览中，装置作品《时差》位置居中，引人注目。铁丝在墙上描出轮廓，宣纸拓印的七层暖气片轻巧隆起，为黑而坚硬的框架填上白而轻柔的细节。纸的外延从铁圈下蔓延出来，在墙面半展半皱地伸展，仿佛白烟，又像热汽升腾。有形化作无形，再变成从纸下伸出的12条笔直的棉线，以墙

为天地，划出12个时域。林延在作品《时差》中继续探索着宣纸作为装置艺术材质的表达潜力。她不仅在黑与白、刚硬与柔软、混沌与清晰的对立中游走，更在多层次的时间感知中穿梭。宣纸之静传递暖气之动，情景感油然而生，令人想起乘坐国际航班后回家打开暖气的瞬间——奔波和时差带来的疲惫突然得到抚慰，时间的流逝变得缓慢可触。而具体微观的个体感触之下则是抽象宏观的全时全地、是空白中的天地、是人类自行划定的时间的12种流逝，前者的难以描述似乎背叛了后者高度概括性的理智，但二者的矛盾又被宣纸的纯色和质感所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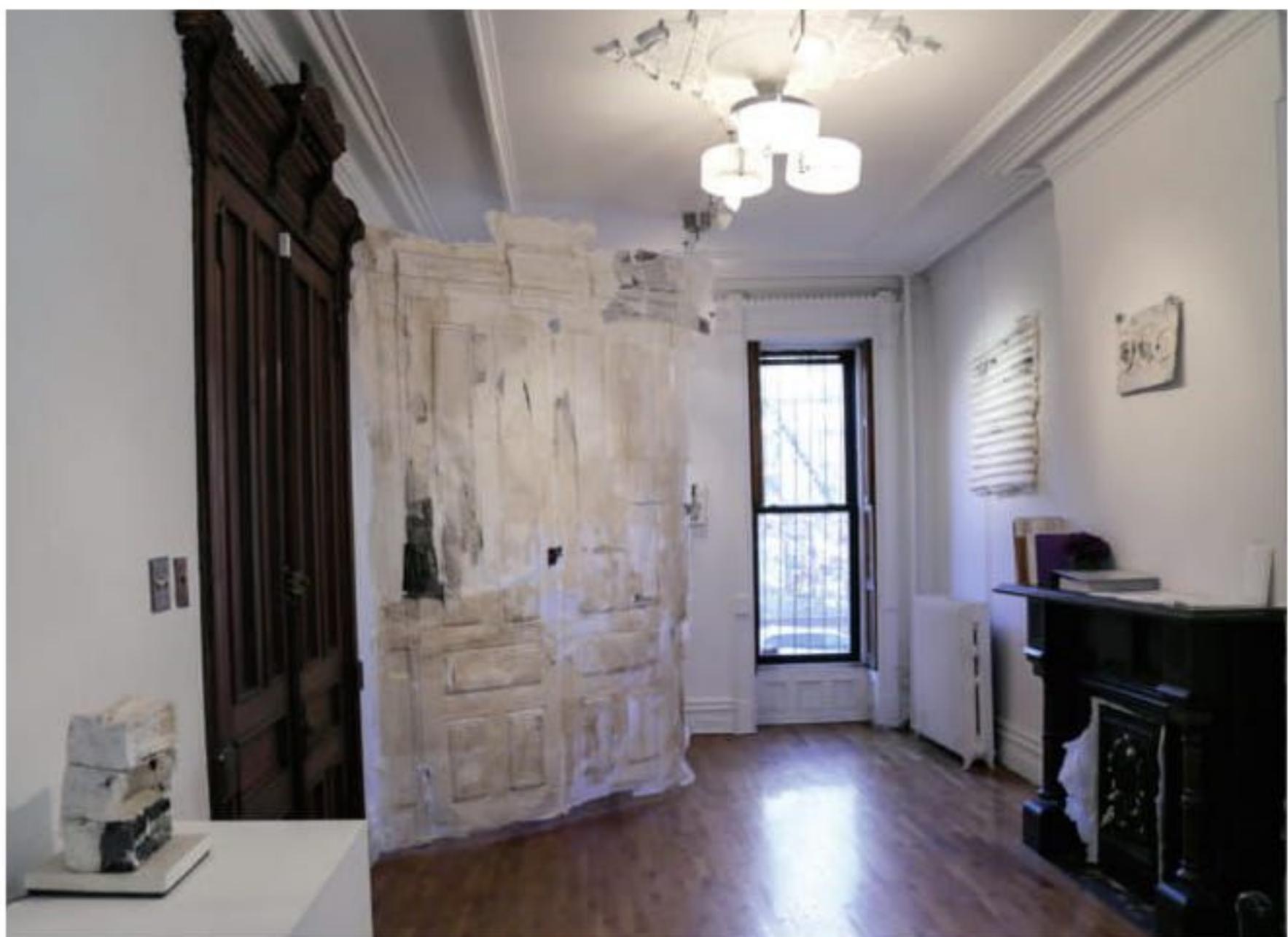
这种具体私密与抽象客观的融合恰与展览空间的性质

相符——公寓和画廊、私人和公共空间一体双生。事实上，《时差》与展览空间之间紧密相连。作品虽层次丰富、构思完整，却并不全然自成一体、隔绝于展览空间。且不说纸之白与墙之白和谐一体、纤细棉线通过公寓铁栏杆延续；公寓的墙面本身便象征世界，构成了作品的一层寓意。除《时差》外，展览中的多件作品都玩味着“时间”的概念，并与《时差》一同实现了本次展览空间即一座布鲁克林旧公寓的自我表达。假如每个居住空间本身就是时间、就是居住体验的隐喻，那么林延亲力亲为的细致策展其实是将整座公寓变成了一件装置作品。

作品与空间的联结贯穿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宣纸易塑形也易变形，而其半透明的材质也带来了把玩光线的可能，而林延向来根据出展场地的空间和光线条件调整作品。譬如为回应北京环境污染，林延创作了大型可变装置作品《天#2》，并根据各个场地不同的形态与光线使作品重生。在台北诚品画廊中，原本悬于北京展览空间正中的大片黑云则顺着画廊狭长的空间延伸，从玻璃橱窗射进的日光时时改变它的形态。深深浅浅的墨色充溢上空却并不显压抑沉重，因为云后有天光，其象征着环境污染固然令人愕然，但希望仍然常在。林延对作品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对宣纸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也因此将作品变成了一部自己的成长史；每一条皱痕都纪录着时间流逝，痕迹之间不分轻重高低。而本次展览中，装置《静吟》的再度重生，则将作品的成长融于公寓空间里的时间流逝。

《静吟》是林延早前为另一场合制作的宣纸拓印的树干截面。原本平面的长条状作品从室内天花板中央的雕饰延展至墙面，余下的半截依墙垂下。当宣纸开始拓印雕饰的那一瞬间，一个时间点的永恒定格便形成了。圆形雕饰与树干的年轮印记保持了形状的和谐但又不尽相同，得以表现作品成长过程中新的时间节点。被定格的拓印代表了时间的高度凝聚，白练似的作品整体又展现了时间的细水长流；《静吟》中所包含的看似矛盾的时间体验，再一次展现了艺术家对二元对立的道家哲思的探索。更有趣的是，宣纸与公寓的木质家具本是同根生，其根在作品拓印的树。木的多种形态虚虚实实被并置在一起，个中相互转化令观者遐想起催生形变的手工过程。而手工之艺，无论制纸、置家具又何尝不是一种时间的流动？所拓之物虽实，欲言之理却令人辞穷，观者只能在作品之中自行体味。

展览“门道”延续了林延的诸多创作思路。相比艺术家早前的展览，“门道”似乎更多了一份居家温存，却又不失



上 “林延：门道”场景图（©2017 林延，图片提供：否画廊）  
下 林延，《静吟》，2014-2017，宣纸和墨，443×117×30cm

（©2017 林延，图片提供：否画廊）

于纤细小气，具体而微之后“门道”自现。再回看作品《时差》中喻指子午线的棉线，在划分时域之外，也许它还能被理解为时间的流动以及事物之间在这流动中构成的联系。■